

高原雪魂——

孔 繁 森

(长篇报告文学)

郭保林 著

山东文艺出版社

1995年·济南

目 录

序 章	风萧萧兮阿里寒	(1)
第一章	高原倚天长呼唤	(9)
第二章	打开昨天的青春	(23)
第三章	润物无声三春雨	(45)
第四章	爱,是第二颗太阳	(62)
第五章	不思量,自断肠	(99)
第六章	血,永远浓于水	(117)
第七章	抉择——生命的音符	(133)
第八章	3600里路云和月	(141)
第九章	天地苍苍,路在何方	(156)
第十章	在爱的天平上	(195)
第十一章	风疾雪涌三千里	(211)
第十二章	雪原极域创世纪	(233)
第十三章	风送月迎回阿里	(245)
第十四章	本章无标题	(262)
第十五章	彩虹逝去,留下 一个黑色的镜头	(280)
第十六章	他的生命没有跋	(299)
后 记	(313)

序章 风萧萧兮阿里寒

——他说：为国为民滴尽最后一滴血，让别人洒下诚实的泪珠，数一数，那就是人生价值的珍珠。为神圣使命而牺牲，无论在哪里都值得。

凛冽的朔风低哑地呼啸着，不时夹有大片大片的雪花郁郁地飘落下来，灰蒙蒙的冻云滞滞地移动着，悲凉凄惨的氛围沉重地压在西南遥远边陲小镇。小镇似乎难以承载有生以来的痛苦，颤栗着、哭泣着。

这是公元1994年12月5日。

阿里地区首府所在地狮泉河镇。

不足5000人的小镇几乎倾家倾城而出。藏族的，汉族的，维吾尔族的，10多个民族聚居的小镇上的干部、边防官兵、工人、居民、个体商户、老人、孩子、活佛、喇嘛……或手捧哈达，或臂戴黑纱，或胸缀白花，自发地排起长长的队伍，步履沉重、缓缓地向地区艺术馆大礼堂走去。每张脸——皱纹叠叠的、粗犷黝黑的、童稚鲜润的——都挂着干涸的泪痕，都罩着惨云愁雾，悲痛早已榨干了他们的泪水，神情似乎有些麻木、呆滞。

高原雪域，风冷刺骨，人们的心也似乎结成了冰。

谁都不说话。沉默。悲哀。肃穆。

突然，哀乐奏响了，凄婉沉郁的哀乐更加重了这悲痛的氛围，似乎每个音符都是溅落下的泪珠。

6天前——即11月29日，他们亲爱的地委书记、阿里军分区第一书记、阿里地区政协主席——山东省援藏干部孔繁森在去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塔城考察边贸口岸途中，惨遭车祸，不幸以身殉职，年仅50岁。这噩耗传到阿里，传遍雪原极域30多万平方公里的山山水水，犹如飓风海啸，霹雳轰顶，人们懵了！呆了！傻了！好几天，人们都不敢相信这样的好书记会遽然离他们而去……

几天前，有多少人还站在街头，晨雾里、黄昏中，面迎飒飒寒风，焦虑地翘首西望，望断峰峦跌宕间的新藏公路，祈盼着那辆熟悉的“丰田”，会突然出现眼前；

就在前几天，他们的孔书记还从遥远的乌鲁木齐打来电话，询问“九五”规划方案修订情况。干部们日夜忙碌，整理材料，迎接从新疆考察洽谈项目的书记归来，共同描绘阿里发展的宏图；

就在前几天，阿里地区完小的老师和学生还念叨着，他们的书记回来要给他们讲述阿里美好的前景……

就在几天前，边防哨卡的将士们，佇立崖头，望断天涯，盼着他们的亲人归来，千车过去都不是，冷了官兵一片期望的心；

……

一连几天，小小的狮泉河镇，阴霾密布，悲风呜咽，空气像凝固了，生命之钟也突然停摆了似的。人们聚集在街头，忧虑和焦躁吞噬着人们的心……

风卷沙飞，残阳如血；雪峰垂首，冰河缄默。

在这万籁沉寂之中，渐渐传来一丝微弱、颤动的旋律，像飓风掠过遥远的海面，波涛呻吟着、骚动着，转眼间，轰然作响，摇天撼地，那压抑在人们心头的泪水，像惊涛骇浪撞击在礁石上，在高高的苍穹下回荡起悲怆的和声……

风萧萧兮阿里寒！

人们，怎能接受这一无情的事实？6万阿里地区各族儿女怎能忍受这噩耗带来的巨大沉痛？

孔书记啊，就在昨天，你还深入藏胞的帐篷，问寒嘘暖，给那些缺医少药的藏胞们诊脉打针；就在昨天，你还来往于孤寡老人之间，给他们送来水果、食品和衣物；就在昨天，你还顶着狂风暴雪，跋山涉水，察看灾情，阿里30多万平方公里的山山水水，7个县106个乡，数百个牧村，哪里没留下你的笑语和歌声；就在昨天，你还在会议上畅谈阿里的未来，部署改变阿里面貌的宏图大计，铿锵的话语，幽默的笑声，豪爽、乐观的气度，依然激荡着人们的情怀……

可是，你走了，真的走了，走得这样急，以至于人们手足无措；你走得这样突然，几乎让人难以置信！

滞重的空气中回荡着低沉的哀乐，礼堂大门两侧垂挂着白色的挽帐，上书：“高风亮节光明磊落如日月行空；抚孤恤贫爱民胜子似甘霖济世”。成排的花圈分放在礼堂里四面墙壁旁，舞台的中央摆放着那张熟悉的、放大的黑白遗像，镜框上搭着洁白的哈达，遗像下边摆满松枝和鲜花，舞台两侧高高悬垂着一幅长长的挽联，笔酣墨饱，醒目动心：

一尘不染两袖清风视名利安危淡似狮泉河水
二离桑梓独恋雪域置民族事业重如冈底斯山

10时半，遗像告别仪式开始，地委、行署以及阿里军分区负责同志才旺桑珠、次仁、贵桑、丹增曲扎、仁青扎西、平措、赤来、倪惠康、麻富省、次仁多吉等人分别向孔繁森的遗像献了花圈，各部、

委、办，各县、区机关团体也都敬献了花圈。

人们向孔繁森遗像鞠躬默哀。

撕肝裂胆的哀乐沉郁、低回。

冈底斯山垂下肃穆的头颅；

狮泉河水流淌着呜咽的泪水。

几位藏族老人扑倒在灵堂桌前，面对着孔繁森的遗像，热泪如注，大声呼喊：

“孔书记，你对俺阿里人恩重如山，我们不能没有你呀！”

“孔书记，你不该走呀，我们的菩萨书记呀……”

一位藏族老军人率领着全家跪倒在遗像前，一边连连叩头，一边哭诉着：“我在阿里工作几十年，孔书记是我见到的最好的书记，最好的干部！”

一位儿子在阿里公安处工作的藏族老波拉长跪不起，老泪肆流，哭声嘶哑：

“孔书记，你回来啊！你不是答应还来看望我么！”

70多岁的全国政协常委、爱国人士、老活佛丹增曲扎站在遗像前，随着一阵痛绝的颤栗，瘦削的脸颊抽搐着，泪痕纵横，已泣不成声，蓦然，整个身子像被谁推了一下，摇晃着，扑倒在遗像前，一阵哽咽从隔膜间涌了上来……

几十个少先队员，冻红的小脸上淌满泪流，他们小小心灵从未承受过这山峦般沉重的悲痛，不知道怎样寄托绵绵的哀思，只是用稚嫩的嘶哑的喉咙，一遍遍地重复着大声呼喊：“孔爷爷，你不能走，孔爷爷，你不能走呀！……”

孔书记，你听见了吗？孩子们在喊你呢；苍天呐，你咋不唤醒我们的好书记！

一片哭的浪涛。

一片泪的漩涡。

人神落泪，天地氤氲。

一个孩子用颤栗的双手托着一包绉褶叠叠的人民币——2400多元，恭恭敬敬地放在孔爷爷遗像前的灵桌上，一颗幼小的心灵滴沥着血与泪，伴着无声的语言，倾吐着几十个孩子还有老师们一片真挚而悲苦的心声：

怀在心底的是沉痛的哀念，
送去孩子们一颗颗纯真的心，
还有我们老师们——
多好的书记；
似乎昨日他那最贴心的话，
还荡在耳旁，
可命运却是这样的不公，
多好的书记啊！
感谢你老母亲，感谢你好阿姨，
为了我们这块远方的土地，
你们付出了爱，付出了泪，付出了心，
……
送去我们一片小小的心愿，
望它能给老母亲那颗枯瘦的心
一点宽慰，一丝暖意……

凄婉的哀乐郁郁地回荡着。

悲痛压弯了旋律。

泪水打湿了音符。

整理孔繁森遗物的是几位藏汉干部，他们已流不出眼泪，只是干涩地呜咽。无泪的哭泣，比倾盆泪雨更让人催肝裂胆地痛苦。

啊，孔书记，这是你的牙刷，用了7年了，牙刷上的毛毛都稀

疏、脱落了，磨短了；这是你用过的毛巾，破旧得成了丝丝缕缕；这是你洗脸用的肥皂，你两次进藏 10 年间没舍得买过一块香皂；这是你的一件背心，已是千疮百孔，公务员给扔掉了，你又拣回来，洗干净，缝补好再穿，你带走吧；啊，还有一双带补钉的袜子，两条补钉擦补钉的裤头，你带走吧；啊，这里还有你没吸完的半盒“黄果树”香烟，还有那只小小药箱，药箱里还有几盒药品，你还未来得及给波拉、姆拉们送去……除此之外，你只留下了 8 元 6 角钱……啊，这就是你——一个地委书记留下的全部遗产！

阿里地区烈士陵园里的衣冠冢。人们挑来选去，没有找出几件像样的衣物，小小的黑色棺木里，只有一套洗得发白的破西服，还有那两条带补钉的裤头，一双破旧的胶鞋，一顶你最喜欢的藏式礼帽。

一锹一锹黄沙撒在黑色的棺木上；

一捧一捧冷土拌着热泪撒进墓穴。

黑压压，一片人跪倒在墓前——

又是一片泪水的狂澜，又是一片悲天恸地的哭声。

雪山垂泪，残阳沥血。

一个衣服褴褛的老姆拉磕磕绊绊地朝墓前走去，扑通一声跪倒在地，好半天伸出瘦骨嶙峋的双手掬起一捧湿湿的冻土，颤颤抖抖地撒在棺木上——老人没有哭，皱纹叠叠的脸上布满干涸的泪痕，呆滞的双眼布满重重叠叠的忧郁；冷风飒飒吹乱一头白发，有几缕银丝贴在脸上。

一个男人干涩地呜咽着，像沙漠里低鸣的风，催人肝肠寸断。母亲去世，他尚未悲痛如此。此时此刻，他趴在墓前，任谁都拉不起来：“孔书记，你走得太急了，孔书记你回来呀！我们没有照顾好你……”他哭着，喊着，猛然抬起头来，双眼几欲滴血！

几丛枯萎的红柳结满厚厚的哀思，摇曳着沉沉的忧郁，冷风鸣

咽着，苍茫的暮色里，索索地飘动着纸幡，和挂满树枝上的一朵朵素洁的纸花……

孔书记，你回来呀！阿里的发展蓝图刚刚绘就，一笔一画里都渗透着你的心血和汗水；

孔书记，你回来呀！阿里高原6万儿女盼你归，你给俺农牧民送来多少关怀和暖意；

孔书记你回来呀！边防哨卡将士们离不开你，你为边防建设呕心沥血，万里边防，哪座哨卡没有留下你的歌声笑语，一声声嘱托，一句句抚慰，你给高原卫士心里送来多少温暖和勇气；

孔书记你回来呀！你荣获国家颁发的“民族团结个人楷模”的奖状还未来得及领取，你关心我们僧侣活佛，你尊重我们爱国人士，心相连，情相依，荣辱与共，矢志不移，这片秘天宗地离不开你；

孔书记你回来呀！我们的“老班长”，你带领着风雨同舟的战友，踏遍雪原极域山山水水，山知你，水知你，月知你，星知你，山水挽留，星月呼唤，谁知你一去头不回；

孔书记你回来呀！敬老院的孤寡老人思念你，梦里哭，昼里泣，情难割，意难舍，你视天下父母为父母，你视天下儿女为儿女，几多关怀，几多抚慰，一杯黄土掩忠魂，千呼万唤你不归；

孔书记你回来呀！你抚育的两个藏胞孤儿，日里思，夜里念，几回回梦醒呼唤你，你给孩子爱，你给孤儿情，情千斛，意万钟，拳拳慈父心，眷眷骨肉爱，而今山高水阔路远，你一去不复回……

一条条洁白的哈达，流淌着绵绵不尽的泪水；

一朵朵圣洁的素花，绽放着缱绻深深的缅怀；

一块块黑纱，凝聚着阿里6万儿女的敬意；

一幅幅挽联，载不动人们重如山阿的悲痛；

……

水涵狮泉，云散冈底。

千山万水留不住，云呼水唤魂不归。你留给阿里高原只是一片深深的怀念、哀叹和惋惜。……不，还有一座巍峨如同冈底斯山一样高大的丰碑！

雪山有情，千尺素装裹身；江河有泪，万里流水奏哀。30多万平方公里的雪原极域，山山水水都呼喊你——

孔繁森——我们的好书记！

第一章 高原倚天长呼唤

——在他心目中，共产党员就是董存瑞，就是黄继光，就是雷锋、焦裕禄……他看见喜马拉雅山举手招呼；他听见雅鲁藏布江扬波呐喊……

人民的需要，就是我的志愿

1988年10月。泉城。

中共山东省委组织部接到西藏自治区党委组织部一封公函：要求山东省委在这批援藏干部中选派一名副厅级干部，担任拉萨市副市长。条件是：熟悉西藏情况，党性强，有魄力，富有开创精神和独立工作经验，年龄40岁左右，且具备那种“特别能吃苦，特别能忍耐，特别能战斗，特别能创业，特别能奉献”的“老西藏”人的品格。

——条件是有点苛刻。

组织部副部长王克玉（现任中共山东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手捧公函，踌躇了。

在许多人眼里，这位副部长是“老组织”，“老人事”，擢拔干部，

挑选人才，他驾轻就熟。且不说全省副厅级以上的干部，包括一些县处级干部，他不翻花名册，张口就能说出一大串名字、年龄、履历，以及他们的性格、爱好和政绩。但对西藏兄弟民族要求选派的干部，他不能不慎重考虑，这不仅关系到山东干部的声誉，还是关系着民族团结的大事。

他又展开公函，反复看了几遍。蓦然间，大脑荧光屏上跳出一个熟悉的名字，接着出现一张熟悉亲切的面孔——带着鲁西平原的憨厚朴实，带着一个共产党员的满腔赤诚，和对工作对同志热烈如火的炽情，还有那种幽默、爽朗、坚毅的神采，和任劳任怨的吃苦精神——推开重重叠叠的人影向他走来，越来越清晰，越来越庄重！好一个铮铮的山东汉子！

他眼睛豁然一亮，眉毛顿时舒展开来，顺手拿起笔，在纸上写下三个大字：

孔 繁 森

一阵微微的激动，副部长缓缓地放下笔，眉额却慢慢地隆起来：孔繁森现任聊城行署副专员，1979年—1981年，曾作为第一批援藏干部，担任过日喀则地区岗巴县县委副书记，两次援藏，山东和全国尚无先例，也不知道他家庭有没有困难？西藏生活条件比内地艰苦得多，上次援藏，他为深入基层，学骑马而被摔伤，不知可有后遗症，最近身体状况如何？……

好一阵，副部长才迟疑地拿起电话，拨通了聊城。

当时任中共聊城地委书记的王乐泉很快赶到济南。

“乐泉，给你一封信看看。”

王乐泉接过那封西藏来函，认真地看了一遍，那宽阔的下巴微微一扬，脱口说道：“我看孔繁森同志完全符合这些条件，繁森同志援过藏，有西藏工作的经验，也有开拓精神，担任拉萨市副市长，应当说是最适合的人选啊！”

副部长笑了：“我也这样考虑，繁森同志，我过去在聊城工作时，深知他工作作风扎实，善于团结干部、联系群众，能吃苦，任劳任怨，勤政廉洁，我相信他能担负这一重任。”

不谋而合。

副部长和地委书记就这样圈定了“目标”。但按照要求，还要与本人谈话，征求本人意见，然后上报省委、由省委书记签字，方可委派。

正出差在北京的孔繁森被急电召回济南。

副部长和孔繁森是老同事，早在十多年前，孔繁森担任聊城地委宣传部副部长期间，王副部长还是他的部下呢！两人见面，亲热的不得了，没有寒暄，没有客套。副部长很坦诚地把想法告诉了他：

“组织上想派你执行第二次援藏任务，担任拉萨市副市长。这次援藏干部 15 人，还打算让你担任领队，有什么困难和要求么？”副部长还告诉他，现在尚未最后确定，家里有困难可提出来，组织上可以另考虑人选。

“没困难，没困难！”孔繁森连声说道，眼里闪烁着激动的火花：“我非常感激组织的信任，共产党员服从组织的决定，这是天职！事先我不知道援藏的事，不然，哪能让组织点名？请领导放心，我不会辜负省委的期望！”

真诚、热烈、爽朗、坦率。

声音不高，但句句如铁锤砸在钢锭上，火花四溅。

副部长也深受感动，不禁想起他第一次报名援藏的情景——

那是 1979 年，山东省委根据中央指示，组织干部援藏，孔繁森得悉后立即报名。那时，三十多岁的孔繁森已是聊城地委宣传部副部长了。他是个幸运儿，仕途上一帆风顺，只要一如既往地干下去，不出窝，几年后就是正处级，副厅级……可是他偏要抛家舍业，远行万里，到条件最艰苦的西藏去工作。当时许多人不理解，上有年逾八旬的老母亲，下有三个孩子，大的 7 岁，小的两岁，都在农村，

妻子身体不好,这个家离不开他哟!便规劝他:不该报名。他反而声情激动地做对方的工作:“我们国家正处在拨乱反正、百废待兴之时,党既然组织干部援藏,说明西藏缺少干部,急需支援。我这样年轻的县级干部不报名,难道让党来点名?还要组织上费口舌,做思想工作?至于说西藏自然环境差,生活条件不好,用不着考虑。人家能吃的苦,我孔繁森就能吃。说起家里的事,我想平常日子还过得去,有个沟沟坎坎,你们这些朋友帮一把就行了。再说,谁没有家?要以此为理由不去西藏,山东还能集合起人来?……”一番炽热滚烫的话,说得朋友们张口结舌,无言以对。

孔繁森家里何曾没有困难呢?老母亲已八十有七,瘫痪在床,不能自理;妻子常年病魔缠身,十分虚弱;身边又有三个未成年的孩子,一家6口人,老弱残疾,吃喝拉撒衣住行,柴米油盐酱醋茶,这个家离开他行吗?此行一万六千里,一去五六年,这个家谁来照管?只要他把情况一摆,组织上会考虑他的困难,而另做选择的。

而孔繁森只字未提。

这次一提起西藏,他脑子里立即出现雅鲁藏布江的流水,拉萨河的波涛,布达拉宫的辉煌壮丽,绿茵茵的草场,如云如霞的羊群牛群,还有一曲曲在蓝天下草原上飘荡的牧歌,热情剽悍的藏族汉子,纯朴好客的波拉姆拉们……他第一次援藏回来,夜里梦中常常思念那些和他情同手足的藏族同胞,一次次向他担任县委副书记的岗巴县领导和群众写信问候,给那些患病的波拉、姆拉们寄药,寄衣物,寄毛毯、棉被,给查果拉边防战士寄去家乡的土特产,给县里、区里、乡里的干部出主意,想办法,使藏胞们尽快地脱贫致富……心相连,情相牵,而今又让他回到那片高原厚土,回到第二故乡,他心情怎能不激动?

他向副部长又滔滔不绝地讲起他对西藏的感情来,谈起西藏的风土人情,更是眉飞色舞。一张悄悄爬上岁月犁痕的脸,被激情燃烧的热血涨得通红;两只眼睛闪烁着湿漉漉的光芒,他洞开心

扉，直抒胸臆，让人触手可及那一颗炽热滚烫的心！

他说：我对西藏人民有着浓厚的感情。我忘不了那些可敬可爱的藏胞，我的第二次生命是他们给我的。我在那里结交了很多朋友，他们待人热诚、真挚，性情纯朴、憨厚，只要你真心实意地为他们办实事，办真事，他们会把一颗心掏给你；

他说：西藏是个神秘而又美丽的地方，高山大河，草原帐篷，蓝天白云，牛群羊群……我虽然离开六七年了，心还留在那里，晚上一合眼就梦见在帐篷里和波拉、姆拉们一块喝酥油茶的情景……那是我难割难舍的第二故乡啊！

他说：西藏地大物博，资源丰富，是祖国一块风水宝地，现在落后，正需要我们去开发，去建设，为了国家的发达，民族的兴旺，我们应当去拼搏，去奋斗……我相信，21世纪的西藏必将会出现一个崭新的面貌……

他不仅是个西藏通，还是个西藏迷。他心系西藏，情钟边陲，而今机会到来，能让他重返那片魂牵梦绕的神山圣水，宗天秘地，一展宏图，能不豪情如注？他目光灼灼，一颗心儿早已飞过苍茫的山山水水，飞到那片高原极地……

副部长递过一支烟，提醒他：

“你要和夫人商量一下，做好思想工作！”

“啊，你放心，你放心，她娘们儿是不会拖我后腿的！”孔繁森这才恍然大悟，接着又爽朗地笑道：“要相信群众嘛！”

**“是七尺男儿生能舍己，
作千秋鬼雄死不还乡！”**

孔繁森第二次援藏的消息不胫而走。

地委、行署，大大小小机关的同事、朋友，远远近近的同学同

乡，几乎多达一个团，纷沓而至，络绎不绝，他在行署的那间小屋，常常是熙熙攘攘，人影幢幢，可谓“说客盈门”。

“孔主任，你不能去呀，你就不考虑家里的困难吗？”他担任过行署办公室副主任，办公室的同事苦口婆心规劝道。

“谁家没有困难？西藏需要我，说明那里工作有困难。咱们不去谁去？”

“孔局长，你已经援过藏了，西藏的滋味还没尝够吗？”

“不就是苦点嘛！不苦，还要咱共产党员干啥哩？这滋味我还没尝够呢！”说罢爽朗一笑，在他心目中，共产党员就是董存瑞，就是黄继光，就是雷锋，就是焦裕禄。哪里艰苦就应该扑向哪里，哪里有困难就应该奔向哪里。

“孔部长，你身体能撑得住？”他在宣传部工作时的老部下试试探探地说。

“身体没事，不信咱俩摔个跤，比试比试！”孔繁森依然微笑着，“趁咱现在身强力壮多为党和人民做点工作，多办点实事，要无愧于党和人民呐！”

“孔书记，”他在莘县担任县委副书记时结交的一大批朋友也纷纷赶到聊城，“你呀，太叫真啦，现在还兴这个？”

“你说什么？咋个不兴？”孔繁森有点火刺刺的。他看到近些年来有些共产党员出现享乐主义，拜金主义，不正之风愈演愈烈，腐败现象日趋严重，早就忿然在心，他激愤不已，振振有词：“共产党员就讲认真，认认真真做人，认认真真做事，认认真真当好人民公仆！”接着又说道：我们共产党员不为真理而斗争，难道要为假恶丑去奋斗？共产党员视党的事业为生命，来不得一丝一毫的虚假！

对方脸红了，不再吱声了。

“三哥，你不为老婆孩子着想，也得想想年近九旬的老母亲啊！”

这些称他“三哥”的人也都是他的同事或部下。他当官不像官，

不管走到哪里,担任什么职务,他总是与那些司机、通信员、传达员,勤杂人员,炊事人员等相处关系十分融洽,那些胼手胝足的农夫,他更是亲如兄弟,情同手足,年轻的同志不喜欢称他“孔书记”,而亲切地喊他“三哥”——他在家里排行老三。“三哥”,既无江湖哥们之义气,更无那种庸俗之含意。他像大哥哥一样关怀体贴周围的同志。这称呼里饱蕴着多少深情,几多挚爱?这称呼又把一个人民公仆与群众的心贴得那么近,那么紧!

然而这句话倒很灵。孔繁森好一阵不说话,目光变得黯淡,眼睛湿润了,心里涌出一种酸酸的味儿。古人云:“父母在,不远游”,高堂老母,年近九旬,风烛残年,自己不能奉孝床前,尽人子之义,七尺男儿,能不羞愧?

孔繁森是有名的“大孝子”,无论他当宣传部副部长时,或是任莘县县委副书记时,抑或他担任岗巴县县委副书记时,从西藏探亲回家,只要一有闲暇,便帮老人洗脚,洗脸,梳头,剪指甲,背着老人看电影,推着小车载着老母亲看花灯,……他不仅身体力行,还经常教育其他干部。他曾严厉批评过一个对父母不孝敬的干部,他说,一个连自己亲生父母都不孝敬的人肯定对同志没有诚意,对党的事业也不会忠诚。

沉吟良久,他轻轻地叹口气:“我对不起母亲大人,我不是个好儿子!西藏有更多的老人需要我照顾,有更多的孩子需要我抚育,我想,她老人家会原谅我的!”说着眼泪簌簌地滴落下来。他接着又说:“自古忠孝不能两全,不得为忠,安得为孝?国家有急,党有号召,高原在呼唤,我怎能袖手事外?”

第二天,是个秋雨霏霏的天气。孔繁森将离别生于斯、养于斯、工作于斯的故土,他约一位朋友一块骑自行车回到距聊城市 40 余华里的故乡五里墩,看望卧在病榻上的老母亲。

母亲,谁没有母亲呢?孔繁森走进那间简陋低矮的土屋里,只